

CHUTIANJIANG XING

# 浴血平原

——陈再道将军在冀南

刘醒龙



湖北人民出版社

# 浴血平原

——陈再道将军在冀南

刘醒龙

湖北人民出版社

鄂新登字01号

浴血平原

——陈再道将军在冀南

刘醒龙

\*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仙桃市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5.825印张 1插页 116 000字

1993年3月第1版 1993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 000

ISBN 7—216—01034—5

I·61 定价：2.15元

## 编委会成员名单

主任 陈金安 方 方  
编委 (按姓氏笔划为序)  
方 方 朱莎莉 刘益善  
陈金安 胡光清 董 玮  
童志刚

## 前　　言

浩浩长江水，巍巍大别山。

半个世纪前，在这一块神圣而美丽的土地上，哺育了无数的优秀中华儿女，他们同全国人民一道，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三大革命阶段中，写下英勇而光辉的斗争篇章。

我党军事指挥员是其宝贵的一个组成部份，他们的业绩惊天动地、彪炳千秋。《楚天将星》丛书记叙的就是一批湖北籍将军在战争年月传奇般的斗争经历和生平事迹。

他们从艰难困苦的岁月中走出，带着理想，满怀雄心，把革命的火种撒满大江南北，燎原之势，蔚为壮观。

湖北地处中原，是现代中国革命重要的发祥地和根据地之一。从1919年的“五四”运动起，在中国革命的每一个时期、每一个阶段，都掀起过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在鄂豫皖、湘鄂西、湘鄂赣、湘鄂川黔等革命根据地发动过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翻开湖北现代革命史，革命者在血雨腥风中的浴血奋战的慷慨悲歌，历历在目。在斗争中不但涌现出一大批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产生了许多在领导工农运动和创建工农武装中起过重要作用、在长期的军事斗争中为人民作出重大贡献的军事家。红安是全国著名的“将军县”，仅此一地，就产生了一百多位将军。他们在斗争中所表现出来对共产主义伟大理想的坚定信

仰，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忘我的献身精神，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丰富的作战经验和战争谋略，以及革命的胆略和智慧等等，都是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把他们的生平业绩编写成书，流传永久，可以帮助我们正确地了解党史、军史，科学地总结历史经验，为子孙后代留下丰富的历史遗产，同时也使这些革命杰出人物的光辉业绩和崇高榜样永垂青史。这对于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教育广大青少年，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经过努力，我们把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使命承担起来了。在我们的组织下，一批年轻有为的湖北作家通力合作，将这套《楚天将星》丛书奉献给广大读者。这套丛书首选十名影响较大、事迹生动的湖北籍将军作为撰写对象，他们中有：一生曲折跌宕，惊心动魄，高扬革命英雄主义色彩的王树声大将；有作战勇猛，威震八方，令敌闻风丧胆人称“徐老虎”的徐海东将军；有曾救徐向前、刘志坚于虎口绝境，下太行、开创冀南抗日根据地，在作战中屡建战功的陈再道将军；有一生浩亮，转战鄂豫、远征陕甘、挥戈塞外、策马太行、腰斩南满、决战辽沈、直捣琼崖、威震汉城的韩先楚上将；有披历史风云于一身，集悲壮辉煌于一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年轻的中将周志坚；有怒放于弹雨之中，笑傲于枪林之上，“寒梅铮铮”，高风亮节的梅盛伟将军；有报救国之志，千里追寻部队要求参军，在战争年月立下赫赫功劳的田厚义将军；有戎马倥偬，一生充满传奇色彩的老红军江鸿海；有转战陇东和中原，能文能武、能战能守的张才千将军；有漫漫西行、出奇制胜，雪山草地、夜出奇兵，阳城受

命、血洒中原的闵学胜将军。他们以青春的脚步追寻真理，用沸腾的热血染红战旗，他们选择荆棘坎坷，选择雪山草地，选择崇高与神圣，同妖孽拼杀，与死神较量，几多壮烈，几多豪雄。丛书截取他们戎马生涯中的主要片断，或叙述，或描写，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他们身经百战、功勋卓著的人生历程，形象地刻划他们为人坦率、忠怀坦诚，英勇善战而正气凛然的将帅性格，在反映他们的生平和业绩的时候，注意同整个党的历史、党的战斗集体联系起来，同时力求做到文情并茂，增强读物的感染力。

让我们沿着将军的足迹，开创一代新事业，奏响壮烈而响亮的生命浩歌！

湖北人民出版社青年读物编辑室  
湖北省作家协会青年工作委员会

1992年9月

# 目 录

一 虎啸平阳	[ 1 ]
二 陈兵巨鹿	[ 20 ]
三 血泪恩仇	[ 33 ]
四 军歌激荡	[ 48 ]
五 除奸剿匪	[ 59 ]
六 罂枯拉朽	[ 72 ]
七 云吞皎月	[ 99 ]
八 投鞭断流	[ 111 ]
九 铜墙铁壁	[ 128 ]
十 虎口救险	[ 147 ]
十一 依依惜别	[ 163 ]
尾声	[ 170 ]
后记	[ 171 ]

# 一 虎啸平阳

一支全副武装的人马，迎着呼啸的北风，巨龙一样突然出现在冀南大平原上。

这是1938年1月的一天早上，霜花密密麻麻地铺在地上，干硬的枯枝野草上也是冰光闪闪，冷气凛冽。脚步踏在霜花上，一片簌簌声，犹如刚刚下过一场小雪。八路军东进抗日游击纵队司令陈再道，骑着马走在队伍的中间。他一句话也不愿说的姿态，从昨晚跨过平汉铁路时就开始了。沿途一处处冒火冒烟的村庄，一队队逃难的难民，搅得他心情异常沉重，座下的那匹黑骏马，似乎也感觉到了这一点，大口大口地喘着一团团白气。

政委李菁玉骑马和陈再道并肩走在一起，几次想开口和他说话，终又止住了。他知道司令员为什么不肯开口，如果不是怕影响部队情绪，自己也不会动这说话的念头。

此时，冀南地区的形势极端混乱和复杂，日本人的铁蹄和魔爪已经伸到冀南。1937年10月15日，日军沿平汉路南进到邢台，17日占领邯郸，11月14日占领安阳。与此同时，沿津浦线南侵的日军，10月3日占领德州。冀南腹地的大部分县城，一度被日军占领，后因进犯武汉，仅威县、平乡、临

清、馆陶、大名几个县城留有日军驻守，其余地方的日军都撤走了。然而，这些地方都建起了伪政权和大量的伪军。驻临清的日军高桥部队，将国民党崔培德部队收编为“剿匪皇协军”，崔培德摇身一变，当上了下辖四个旅的“皇协军”军长。驻威县的日军清水部队，将威县民团的千余人编为清水警备第一旅。

被收编的伪军是明里的敌人，还好对付，难办的是，在日军南犯之际，国民党的专员、县长闻风三十里，一溜烟抢先逃命去了，整个冀南成了一锅稀粥一潭烂泥。溃兵、土匪、杂牌武装、会道门都打起“抗日”、“保家自卫”的旗号，拥兵自重、各霸一方。司令如牛毛，队伍遍地走。六离会、白极会、二坎会、大刀会、红枪会等会道门，到处设坛摆场，几乎遍及冀南各地。这些各式各样的武装势力，有的与日伪军暗地勾结，有的为扩充自己的势力，明火执杖地相互火并。或烧或杀或抢或掠，闹得处处人心惶惶，鸡犬不宁。在这种情形下，很难分清谁是敌，谁是友。

五百多名抗日健儿，在陈再道的身前身后疾走着。

“叭叭——”

突然几声枪响从前方传来。

陈再道从沉思中惊醒，迅速下达了作好战斗准备的命令。东纵的五百多名干部战士，大多数参加过长征或东征，个个都是身经百战的勇士，只是一眨眼间，就已摆好了战斗队形。

枪响过后就没再有动静。陈再道挥挥手让部队成战斗队形搜索前进。没走多远，担任尖兵的侦察班派人回来报告，说是遇上了一小股土匪。土匪当时正在抢劫一队逃难的百姓，为了救护百姓，侦察班朝空放了几枪，并活捉了土匪的小头目。

陈再道吩咐李菁玉在后面带队伍，自己带了几个骑兵，策马朝前飞奔而去。李菁玉想阻止已来不及了。

旁边的骑兵连长说：“这是陈司令的老习惯，一有敌情就呆不住，总想往前冲。还常说，当司令不好，打仗时都能把人憋死。”

李菁玉听了一笑。回头命令骑兵连上前接应，其余步兵跑步跟上。

跑了一阵，见到前面有一堆人影。跟着就听到有位老大娘在用苍老的喉咙悲惨地哭嚎着，不时还夹杂着几声“老子这是为了抗日”的叫嚷声。

走近后，李菁玉见陈再道铁青着脸，右手死死攥着手枪柄，盯着那个小头目，两眼直冒火。

小头目仍在胆怯地叫：“谁叫他们不自动把东西送去，我们总不能光着身子、饿着肚子抗日吧！”

老大娘说：“你们抗日怎么不到邢台去找日本人打，怎么三番五次来俺魏家庄杀人放火，你们比活阎王还凶啊！”

李菁玉问明情况才知道，老大娘姓魏，她的家光是被这个小头目就抢劫三次了。这次她一家到庄外逃难，不料又被碰上了。这小头目让手下人打死了魏大娘的独生子，还要糟蹋她那怀孕七个月的儿媳妇，幸亏碰上了八路军的搭救。

李菁玉小声问陈再道：“陈司令，你看这事该如何处理？”

陈再道心烦地说：“要是依我，那还等你来干什么！”

李菁玉想了想说：“我看这事得先忍一忍，放了这家伙再说。”

陈再道说：“要放你去放。若是在咱麻城和红安，将他

剁成肉泥还不解恨。”

李菁玉放了那小头目回来，见陈再道正在安慰魏大娘，说：“大娘，他若不是真心抗日，下一次再和他算总账。”

听了这话，李菁玉放下心来。李菁玉原是晋冀豫边区省委书记，受命到东纵当政委时，刘伯承师长和张浩政委曾向他介绍，说陈再道特别喜欢打仗，越险恶，越猛烈的战斗，他打得就越来劲。听到这番介绍，李菁玉曾一直暗暗担心，初到冀南立足，政治比打仗更重要，若有一着不慎，以后的工作就难做了。通过踏上冀南的第一件事情的处理，李菁玉觉得自己的担心已变成多余的了。

经过一番安慰，魏大娘心情平静了些，主动提出和侦察班的同志一道，先行进庄去给大部队打前站，免得不明真相的群众见来了这多的队伍，惊慌失措。

魏家庄有百多户人家，听到几声枪响，老百姓赶忙收拾东西往庄外逃。走到庄口，碰上魏大娘等一行人。一经说明，全庄人欣喜若狂，纷纷奔走相告，一边往庄里跑，一边沿途高叫：“共产党八路军来了！陈司令带队伍来打鬼子汉奸来了！”

村子里立即像过年一样沸沸扬扬起来。

魏大娘因在庄里头作宣传，回转身时，见陈再道没有将司令部设在她家，不禁又流下两行老泪。直到答应将骑兵连的一个班安排到她家住时，她才又破泣为笑。

就在这一番热热闹闹的争吵之际，陈再道带上警卫员，悄悄走到村外，站在一处土坡，拿着望远镜，四处眺望着。

这是他第一次见到北方大平原。旷野无边，莽莽苍苍，宛如一席褐色竹帘，漫漫漠漠地往着不知尽头的地方铺去，

道路如线，村庄如粒，人畜如虫似蚁。陈再道不由得想起麻城老家那地方的曾让他羡慕不已的平畈，以及建立川陕根据地时，他带领部队解放的一处处坝子。那时，他爱到坝子上走走，领略一下那种宽阔坦荡的气概。陈再道没有读书，他就是在这种与大自然所作的精神交流中，熏陶自己的军人灵魂和将帅胸襟。大平原没有给他以更多的陌生感，反而让他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他知道，这冀南大平原正是英雄用武之地！国破山河在，陈再道暗暗地对自己说，一定要在敌后站住脚，在敌人心脏上插上一把刀，让日军尝尝山里放牛娃的厉害。

身后响起哒哒的马蹄声，骑兵连长带人来寻司令员了。

没容骑兵连长先开口，陈再道忽然发问：“你到过平原吗？”

骑兵连长摇摇头。

陈再道又问：“平原上打仗和山里打仗的方法能一样吗？”

骑兵连长说：“当然不一样啰！”

陈再道说：“看来我们这些山里的放牛娃，真是遇到新考验啰！”

经过一夜的行军，部队安顿好后，陈再道小睡一阵，醒过来就再也睡不着了。过去他在红军中担任过包括军长在内的许多重要职务，但像这次独挡一面地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里去开辟抗日根据地，却是头一回。

村子里很安静。老百姓为了让部队休息好，一切日常活动都在悄悄中进行，偶尔听到几声狗叫，立刻就能听到主人低声的喝斥。

陈再道在热乎乎的炕上坐起来，披上那件灰军装，再随手拿起帽子时，他看到上面那个“青天白日”帽徽，心里不由得砰地一跳，情不自禁地想起部队改编换装时的情形。

……1937年初，严寒仍在肆虐之际，一个不幸的消息传到四军，从虎豹口分兵西渡黄河进攻宁夏的西路军失利了。担任四军军长的陈再道听到曾与自己朝夕与共、并肩战斗的许多战友所在部队失利的消息，心如火焚。到了2月中旬，为解西路军之危，党中央决定组成援西军，由刘伯承任司令员，张浩任政治委员，李达、刘晓、宋任穷分别为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和副主任。陈再道奉命率领四军参加援西军，并于3月5日，从驻地三原、淳化出发，披星戴月，昼夜不停地向西疾进。刚到甘肃东部镇原时，突然接到停止前进的命令。

接到命令，陈再道就预感到事情不妙，却仍不愿往坏的方面去想。但是，刘伯承同志请他们去开会，并哽咽着读了一份西路军的电报：我西路军全体将士经过浴血奋战，仍屡遭挫折，伤亡几尽，只得撤进千里无人烟，到处冰天雪地的祁连山中，幸存人员已处于弹尽粮绝的境地……在会场上的一片哭声中，陈再道这个铁打的汉子，忍不住让泪水哗哗地淌了下来。

他有些弄不清会是几时散的。和政委王宏坤、政治部主任刘志坚一道往军部走时，心情异常沉重。不知是谁先拉起谁的手，他和麻城同乡王宏坤的双手忽然紧紧攥在一起。二人异口同声地说：“不知那些黄麻起义时的老战友，现在情况如何？”

刘志坚说：“马克思在天之灵一定会保佑这许多革命者

的。”

为接应西路军失散人员，四军屯兵镇原，直到芦沟桥事变发生后才奉命离开。

1937年7月7日，侵华日军发动了芦沟桥事变，并开始向华北大举进攻。“七七事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通电，呼吁全体中华民族“团结起来，筑起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国民党政府在无可奈何之中，逼迫暂时放弃反共政策，同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根据多次谈判达成的协议，陕甘宁边区的红军改编成八路军，陈再道所在的红四方面军第四军被编为一二九师三八五旅，陈再道则被调到由原红四方面军三十一军改编而成的三八六旅，当副旅长，旅长是同样赫赫有名的战将陈赓。

陈再道和他的全体将士一道，正为发到手上的那帽子上“青天白日”帽徽而恼火。战士们可以当众骂，当众哭，可以将这帽子扔到地上用脚踩，可他是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的副旅长，自己那委任书上就盖有这“青天白日”印戳，他把自己猫在屋里，戴着缀有红五星的八角帽，朝着南方伫立着。

有人推门进来。是旅长陈赓。

陈赓也还戴着八角帽、红五星。

陈再道终于找到发泄对象了，低声吼道：“和国民党打了十年，死了那么多的战友，现在我们倒变成了国民党！”

陈赓听了半天才开口：“谁说我们是国民党，你心里承认自己是国民党了吗？”

这话说得陈再道一怔。“那你为什么不把那臭帽子戴上？”

陈赓说：“我来约你一起戴。”

陈再道说：“你戴了我才戴。你是正，我是副。”

陈赓近乎哀求地说：“不。还是我们一起戴上吧。”又说：“我们不戴，又怎么去劝别人呢！”

当他俩走出屋时，外面的战士突然不作声了，只把眼睛死死盯着他俩的头上。

陈再道受不了，猛地一声吼：“一顶帽子有什么了不起，又不是孙悟空头上的金箍儿。戴着它一样可以打鬼子、闹革命。别看我戴着这顶帽子，可我的心没有变，就是把它剜下来，放进染缸里染三天三夜，它也还是红的！”

说着话，陈再道眼泪就要下来了，他赶忙跑回屋子。片刻后，陈赓跟了进来，说：“你怎么又哭了！”

陈再道反驳说：“什么又哭？我一次也没哭。”说着就抹了一把眼泪。

陈赓说：“别瞒我，那天你离开四军，到我这里来报到时，你将送你的老战友撵回去后，独自钻进小树林里哭了一场。”

陈再道分辩起来。“不是这回事，是骑在马上回头看时——”他忽然发觉是陈赓在讹诈他，自己忍不住笑了起来。

9月6日，改编完毕的一二九师在陕西省三原县石桥镇举行誓师出征阅兵大会。那天，空旷的原野上集聚着一万多名抗战健儿，天空乌云密布，大雨倾盆而下。陈再道明白，这是上苍在为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而哭泣，也是为共产党、八路军决心救民族于水深火热之中而衷心喜悦。从刘伯承师长到普通战士，无一人戴雨具，这又表明了什么呢？是意志！是精神！他当时这么悄悄地对自己说。

三八六旅在刘伯承师长的亲自率领下，终于开进到晋东北抗日前线。在开进途中，传来了——五师在平型关首战告捷的消息：日本板垣师团二十一旅团全军覆没。10月16日，三八六旅进入山西平定石门口地区待命。

10月22日，三八六旅在长生口设伏，紧接着又在东石门村、马山、锣鼓寨等地采用游击战术，三天之内，毙伤日寇300余人。

10月26日，三八六旅在平定七亘村伏击日军辎重部队，缴获的胜利品堆积如山，当地群众整整搬运了一天。

10月28日，三八六旅再次在七亘村设下伏击圈，又一次成功地袭击了日军。

同一地点的连续两次伏击，共毙伤鬼子400余人，部队仅伤亡40余人。

紧接着，三八六旅又在昔阳县黄崖底再次大捷而归。此战，打得日军一三五联队几乎全军覆没，共毙伤敌人数百余，缴获步枪百余支，战马200余匹，电台1部。

然而，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守，国民党军队纷纷南逃，华北抗日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共产党提出了“与华北共存亡”的口号，一二九师首当其冲，担负起创建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任务。

12月初，秋风才歇，寒冬又至。北方的初冬不比南方的初冬，那么姗姗来迟地带着些羞涩状，欲进又退，反复几回才肯露出真容。北方的初冬像北方人一样豪爽直快，说来就来，说到就到，一漏风声就动真格的。那天，陈赓旅长约陈再道出门散步。

山西榆次县下黄彩的黄昏，的确有如天上降下来的黄色